

歷史與空間

在多倫路和名人相會

上海市多倫路，是我的舊遊之地。初中一年級我就讀的前進中學，就在多倫路東口北側。後來因上海市的中小學調整，初二時我轉到漂陽路的新滬中學讀書，直至初中畢業。

多倫路是上海的一條普通小馬路，長度僅550米，位於虹口區四川北路底。多倫路呈L形，東、北兩端均與四川北路接界。馬路並不寬，當年馬路兩側也較凌亂，我讀書期間，很少進入馬路深處走動，鑒於當時才十歲出頭，知識與閱歷有限，更不知這條小路上曾住過何方神聖，隱藏着多少秘密。

現在一切都已「揭秘」，原來這條小路上曾經住過中國近現代文化文學史上許多位偉大傑出的人士，到此活動過的老文化人更多，這是一條藏龍臥虎、群星薈萃、光輝燦爛的中國近現代文化名人街。

如今，多倫路兩端新築的牌坊上，冠以「多倫路文化名人街」和「海上舊里」的名稱。2010年，中國文化部授予此街為「中國十大歷史文化名街」的榮譽稱號。

走進今天的多倫路，早已不是往昔的雜亂情景，只見屋舍儼然，風格各異，呈現出百年海派建築的獨特風采。這裡沒有上海市中心比比皆是的高樓大廈，二、三、四層高为主的宅院門面，給人以安詳寧靜的感覺，是國際大都市裡鬧中取靜的舒適地段，怪不得當年有那麼多文豪、大師願意在此居住和工作。

景雲里是多倫路地區的一條普通里弄，1927年到1930年，魯迅在此居住工作了近三年，與其弟周建人合住。魯迅選擇在景雲里居住，原因是這裡不屬外國租界，「這裡是中國界，房租較廉，只要不開戰，是不不要緊的。」看來，當時從事文學工作收入並不高，「房租較廉」也是魯迅找住房的一個選項。那時，茅盾、葉聖陶、馮雪峰、柔石都

曾先後住過景雲里，與魯迅是隔壁鄰居。另一個里弄豐樂里，則是當時著名文學團體太陽社的舊址。由蔣光慈、錢杏村、孟超、楊村人發起，有洪靈菲、林伯修、樓適夷、任鈞、殷夫、馮憲章、夏衍等參加的太陽社，1927年底成立，出版《太陽月刊》。太陽社成員均為中共黨員。後來，魯迅與部分作家成立左翼作家聯盟，其成立地點也在此地，現闢為左聯紀念館。太陽社於1929年停止活動，成員加入了「左聯」。因此，多倫路是現代中國革命的進步的文學團體的發源地，被譽為中國「現代文學重鎮」。

說到「左聯」，就必然想起左聯五烈士：柔石、胡也頻、殷夫、李偉森、馮鏗。當時柔石住在景雲里，從事革命文學寫作，年近三十歲。柔石和另外四位青年文學家，不幸於1931年1月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2月7日在上海龍華被殺害。其中年輕的天才詩人殷夫只有22歲，就失去了寶貴的生命。魯迅聞訊悲痛欲絕，寫下了著名文章《為了忘卻的紀念》，強烈控訴反動派無端虐殺愛國青年才俊的法西斯暴行。這篇文情並茂的作品，已成為魯迅著作裡的光輝篇章，被選入中國中學語文課本。如今，左聯五烈士的雕像，就樹立在多倫路上，成為今人對先烈的永久紀念。

當年，著名文學藝術家瞿秋白、郭沫若、馮雪峰、丁玲、陳望道、王造時、趙世炎、沈尹默等，也都在多倫路上活動過。日本人內山完造，和他創辦的內山書店，最早就在多倫路上。台灣作家白先勇，曾在多倫路上的白公館裡度過童年。如此多的現代文化名人，曾經不約而同地一度會聚於短短的多倫路上，確實是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的奇觀，造就了小小多倫路與眾不同的輝煌。

現在，經過整修後的多倫路上，郭沫若、茅盾、瞿秋白、丁玲、葉聖陶、沈尹默的單人



■多倫路「海上舊里」牌坊。 作者提供

塑像，均已矗立於馬路兩側。多倫路東口內的魯迅與青年群塑最為吸引人。四把椅子上，坐着魯迅和兩位青年，另一把空着，正等待後來人坐上去。雕塑的立意很高遠：期待在偉大的魯迅精神感召下，有一代又一代青年賢才坐在這把椅子上，把中國進步的文學創作與活動堅持不懈地推向前進。

北面的馬路牆壁上，是一組版畫雕刻，表現了魯迅與陳賡、郭沫若、茅盾、丁玲、葉聖陶、沈尹默的當年形象。往南的轉角處，有一家老電影咖啡館，門口最吸人眼球的，是美國喜劇電影明星卓別林的一尊銅像，拄着拐杖站在門口歡迎客人，頗有情趣。還有一尊報童塑像，似乎從中聽到了熟悉的賣報歌聲。

現在，多倫路上臨街房屋，多數闢為藝術館、收藏館、展覽廳、文物商店、吧廊餐廳，主要從事商業活動。作為名人舊居開放的不多。徜徉於新多倫路上，我們可以在馬路上與尊敬的歷史文化名人相會，遐想他們當年的音容笑貌，緬懷他們創造的文化偉績，並在塑像前跟他們合影，留作永久的美好紀念。

多倫路舊名為寶安樂路，是以英國傳教士寶安樂命名的。1943年，改為以內蒙古多倫命名，正式叫多倫路。目前，多倫路以「名人故居，海上舊里，文博於市，休閒社區」的嶄新定位，展現在中外賓客面前，講述着中國近現代文化文學史上許多精彩動人、催人奮進的故事。正所謂一條多倫路、百年上海灘，在多倫路上感受體味上海百多年的文化滄桑，真的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書若蜉蝣

三聖墟・小欖・大欖

話說三聖墟為屯門小漁村，在青山灣東南岸，介乎井頭村與掃管笏村之間，三聖墟原稱青山灣，後因村旁山邊建三聖廟而得名；廟旁佇立一塊巨石，石前有碑文記述「填海之前，岸線所在，以此石為界」；此為往日屯門海岸線之標誌；查實此村內居民以蜆民及客籍為主，到上世紀50年代初期，由於內地移民日漸增多，山邊早已建有不少寮屋，邇來者遂在海邊搭建棚屋，近海地方漸成墟集；到1976年，港府發展屯門新市鎮，清拆三聖村棚屋，填海後建三聖邨。

掃管笏為屯門區東南部地方，就在大欖涌以西，範圍內有掃管笏村、掃管笏新村、老青山村、小秀村、稔灣村、掃管灘等，及前掃管軍營；此地曾出土新石器時代至明代的文物；在2010年代起，港府為求滿足私樓供應目標，將掃管笏14幅用地改變用途及增加發展密度，提供逾萬個私人住宅單位。

小欖就在屯門新市鎮東南，掃管笏以東，西有黃金海岸，東有大欖涌水塘，帝濤灣、小欖新村，及前樂安排海水化淡廠；大欖又稱大欖涌，與荃灣區的青龍頭接壤，大欖涌原指由大欖旁流出海面的涌，涌旁有一村落以此為名；但現時已升格為分區地名，與大欖通用；原來河涌誤稱為大欖涌河或大欖涌渠。

青山灣又名屯門灣，古名屯門澳，在屯門區海灣，屯門新市鎮東南，即屯門河以東、皇珠路以南水域，在屯門新市鎮建成前為屯門最大海灣；青山灣有同名沙灘，在灣之東名青山灣

泳灘。

追查歷史，在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中，青山灣甚寬闊；在1971年，青山灣後方為新發邨；青山灣地理位置優越，早已為漁港，三聖墟一帶曾有大量漁船停泊；屯門新市鎮填海發展侵蝕青山灣大部分海面，港府將海灣改成明渠屯門河；青山灣建有防波堤，堤內有小島老鼠洲，傳聞在日佔期間，此島為日軍的亂葬崗；現時此島附近已因填海工程而變為陸地，其後建成居屋兆麟苑，但此島兩旁空地一直丟空，直至近年，才在兩旁空地興建公園。

青山在新界西部屯門一座山峰，亦為屯門舊稱，亦包含屯門區西部一帶的山嶺地區（青山操炮區）；青山將屯門區西面的荒蕪地區，英文名為Castle Peak（意即堡壘山），因其山峰形如堡壘之故。後來也因屯門軍鎮設立，得名屯門山，屯門除指屯兵之地外，亦指青山和九逕山形成一扇門，包圍屯門谷地，一說在洪水橋及元朗向屯門方向看青山，青山如一座佛，仰臥向天，故有人稱青山為佛面山及聖山；宋太祖開寶二年（969年），割據廣南的南漢國王劉鋹將屯門山封為瑞應山，立碑紀念，惟已找不到此碑。

白角為屯門已消失海角，原為屯門青山灣西南中央凸出之海角，又名北角；當年屯門對外尚未有陸路，青山公路其後才通車，僅靠水路運輸，但鄰近珠江口，利於匿藏及聯絡，孫中山遂於白角附近興建紅樓，策動反清革命。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菩提路上
弘一大師的足跡



十四
當筵悲歌

天韻閣得句書贈蘋香

最高樓上月初斜，
慘綠愁紅掩映遮，
我欲當筵拼一哭，
那堪重聽《後庭花》。

李叔同從天津返回上海後，經歷了八國聯軍的入侵，清政府簽下屈辱的《辛丑條約》。內心悲痛無從宣洩。藉着與當年上海名歌妓李蘋香的唱酬，寫下數首詩詞，這是其中一首。有人可能會不明白，李叔同緣何會和歌妓來往？記得蔡鍔將軍和小鳳仙的故事嗎？文人雅士喜歡江湖兒女的俠義之情，往往在失意時從她們身上得到慰解和幫助。況且，如白居易所言，「同是天涯淪落人」，書生失意與歌妓同一命運也。

李叔同詩句
素仲配畫
丁酉夏日

詩詞偶拾

■鄭仙彩

黑白分明

腹空軀幹立，煙雨路幽清。
居臥竹林裡，黑白最分明。

註釋：

香港局勢暴亂讓大家都揪心不已。寫這幅畫《熊貓竹圖》，希望香港青少年在當前的環境中要學習分清黑白是非，做個正直勇敢的中國人！相信香港大多數青少年是好的，希望被蒙騙利用的部分青少年經過教育後會改過自新。

相信有十四億祖國同胞的支持下，在中央政府的英明決策和領導下，在香港特區政府和各界正義之聲和廣大市民的齊聲團結努力下，堅決止暴制亂，盡快恢復治安秩序！讓紫荊花兒再吐芬芳，讓東方明珠又現光芒！

——一位普通香港婦女的祈盼



來鴻

偶遇的植物

■王太生

行走古代曠野，會偶遇一些古代植物。

《詩經·召南·甘棠》有：「蔽芾甘棠，勿剪勿伐。」甘棠，高大茂盛的杜梨樹，高大的落葉喬木，春華秋實，花色白，圓而小的果實，味澀可食。

宋代楊巽齋《太平花》：「紫芝奇樹護前聞，未若斯花葉氣薰。種向春台豈無象，望中秀色似卿雲。」這樣的一種花，北方山林常見，多年生落葉灌木植物，枝葉茂密，花乳黃而清香，花朵聚聚，頗為美麗。可採來一束，放在窗台清供。

偶遇的植物，就像是偶遇的人。碰見了，點點頭，然後就會散了，各奔東西。

我以前一直以為，農貿集市是一個地方必去的地點。農貿集市，有着人間的煙火味和這個地方最本真的生活氣息。它允許一個外來者，近距離靜靜觀賞，那裡有雞飛狗跳，大呼小叫。

農貿集市的價格，永遠是這個地方最樸素的價格，顯示着對一個外來者的公平與實惠。尤其是一些山裡的小縣城，平常少去，還會遇到不曾見過的植物。

到山區旅行，在縣城的農貿集市，我就遇到那些從前我不認識的植物。

清晨沾着露水的縣城農貿集市，是田頭清蔬、山間植物的集散地與物流中

生活點滴

兩個多月的兒子，是不會走路的，但卻與我一起散起步來，那是我抱着他，一起到河邊、公園、廣場，感受大自然的恩賜。

兒子出生四十天那天，按照當地風俗，妻子要我抱着他去室外走走。據說那天出門碰到的人招呼了兒子，他的身份決定着兒子將來的出息。如果不巧碰到一頭牛呢，據說很大了都不會說話。那天我抱着兒子出去，碰到了一位縣政協副主席的家屬和一位在檢察院工作的朋友，交談甚歡。第一次出門後，一有空閒，我就抱着這小小的生命，去沐浴大自然的陽光雨露。

兒子雖小，但乖，小小的生命已能感受到親情和大自然的熱愛。比如他哭了，你給他唱唱歌，他會望着你，漸漸停下了哭聲。有時他睡覺醒了，哇哇兩聲，見沒有去抱他，就自己嘔吧起小手指，自己玩耍起來。有時候你坐在床邊，他睜明亮眼地望着你，兩隻小手使勁搖動，兩隻小腿使勁蹬着，一副手舞足蹈的樣子，那模樣可愛極了。帶他去打預防針，別的孩子看到醫生就哇哇大哭，有的哭得殺豬般地嚎叫。而他神情

心。

有賣小魚乾、棗皮、微菜、刺嫩芽、山辣椒和野生小獼猴桃的，這些都是我剛剛結識的植物。小魚乾，我姑且把它作為一種水裡的植物。大山裡出產山貨和茶葉，怎麼會有小魚乾？皖南的清澈山溪裡，游弋着一尾一尾的小石斑魚，我在李白吟詠過的秋浦河上就見到小石斑魚，在橡皮筏旁游來繞去。你看，農貿市場裡小商販們賣的土特產，還牽扯出大山裡的某一片風景。小魚乾，被浸泡在想像的活水里，小魚又復活了。

有賣南瓜頭頭的。城裡人吃葷，山裡人吃素，以前曾看到有人寫南瓜頭頭的文字，我沒有見過，不知道南瓜頭頭是什麼樣子。賣南瓜頭頭的老頭抽着煙，說：「這東西炒着吃，嫩着呢。」在縣城的農貿集市踴躍，像參觀當地的園藝博覽會，我結識了一種植物。

還有山茱萸，橢圓形果子，鮮紅中需要加一點橙，來釋釋的顏色，看上去，有特別舒服的溫潤光澤。平素，在銅版紙印刷的畫冊上見過，這回見到真的了。

我曾經固執地認為，五百公里以外的地方，必定有一個與你周圍並不一樣的风情，有一種未曾吃過的食物，未曾嗅過的味道，一種未曾見過的植物。

在這個世上結識一種植物，並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山裡的植物。所以，我去陌生的地方，會一頭扎進當地的農貿集市，去遇從前沒有遇到過的植物，就像我去見從前沒有遇到過的人——我對那些植物，心儀已久。

在農貿集市一角，我見到賣花的小女孩，花骨朵碩大，呈六角形，數層花瓣舒捲，花色有胡蘿蔔的橙黃，比橙黃要艷，有高桿，長長的箭簇似的莖。我問小女孩這是什麼花？小女孩搖搖頭說，不曉得，反正是山上的野花。讀人的真遺憾，這些漂亮的植物，竟不知道它們的名字。

縣城的生活大多從容淡定，節奏是緩慢的。人們一邊提着籃子踱步，一邊不緊不慢地買菜。菜籃子裡，端倪出一個地方的風味菜譜。

我還遇到一種植物，有着纖細的莖，跟筷子差不多的直徑。它斷開後，有藕樣的網狀小孔，若有若無的絲。看上去，脆生生的。我不認識它，它肯定也不認識我，我們只能面面相覷。

農貿集市，有足夠的理由，可以成為縣城或集鎮的一處人文景點，那裡有各種各樣的神態表情、熱氣騰騰、方言俚語、家庭主婦和行色匆匆的旅人。那些隱身在大山深處，石縫罅隙裡的「土著」，不知蛻居此間多少年。

■羅大佺

成長點滴

擦擦額頭和胸口，戴上游泳圈，放到盛着溫水的游泳缸裡，我滿以為他會哇哇大哭，豈料他不但不要，還搖手踩水地游泳起來，並不時轉圈，那一刻，我為兒子感到驕傲。

和兒子一起散步，一般是在早晨，抱着他到仰聖廣場轉轉，呼吸新鮮空氣。仰聖廣場是洪雅縣剛打造的田錫水景公園一部分。夏天，綠草滿地，河水清清，微風吹來，楊柳依依，蟬兒在樹上不停地鳴叫。兒子睜着一雙黑油油的亮眼，在河邊左看右望，小小的嘴唇一張一翕的，嚙哩時而發出「嗯」、「唔」、「哦」的聲音，似乎在用他幼稚的語言，和我對話。兒子的神情啟迪了我的靈感，於是和着他的節拍，我吟了一首打油詩：小橋流水蟬兒叫，楊柳輕輕把手招，昭昭河邊看風景，寫篇文章多奇妙。「昭昭」是兒子的名字。吟完，對着兒子朗誦了幾遍。兒子望着我，嘴唇一張一翕的，彷彿在跟着默唸。

晚上去看兒子，忽然想起早晨的打油詩，對着他吟誦一遍，兒子白嫩嫩的臉蛋上露出笑窩，居然笑了。